

曹 炜 著

曾 炜 著

花花世界

美玉





204302290

花花世界·美国

曾 炜著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雄辉

封面设计：梁国华

责任校对：黄荣凡

花花世界·美国

曾 伟 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000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405—0423—4/I·69

定价：3.55元

序 言

陈残云

曾伟同志的访美游记，主要是叙述纽约华人的生活处境、心态、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和他们的喜悦与忧虑。透过各种人物，各种职业的具体描写，反映了世界金融中心的社会风貌，使人扩宽了眼界，开拓了思想，增广了见闻。

作者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凝之于笔墨，真实而亲切，引人进入一个陌生、复杂、彩色缤纷的世界。这个世人瞩目的经济大国，生活着一百万以上的华人，他们的前辈曾为它的发展，洒尽了血汗，他们也为它今日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作者笔下的生活画面，我们有亲切的感受和理解。

作者所写的主要是华人世界的人和事。人们很关心留学生的处境。十年来赴美留学的青年为数不少，这是开放政策带来的正常现象，当中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书中说，公费生有固定津贴，高枕无忧，可以安心读书，自费生一到美国就得拼搏，利用课余时间做餐馆工，赚钱交学费和养活自己。他们几个人租住在一起，吃得很简单，住得象“贫民窟”，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去追求高深的学问。

在美国，年青人有拼搏的余地，老年人却很不美妙，人们形容这个社会是“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书中说，老年人“生活安定，精神空虚，孤单、寂寞、凄凉”，就算有儿有女，大都是各自分居，各有工作，儿女也难以照料。许多老华侨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们回国定居，这都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唐人街的茶楼酒家，仿佛是广州茶楼酒馆的景象。这景象，香港、澳门、新加坡、吉隆坡，都有相似之处。这些粤式酒菜和点心的相同特色，是“凤城”食谱，喜庆酒宴，婚嫁人家大排筵席，阔气者四、五百美元一席，酒家门庭若市。茶楼却是名茶美点，虾饺、烧卖、蒸排骨、萝卜糕、糯米鸡、叉烧包等等，品种繁多。还有众多的小食店，专卖云吞面、及第粥、碗头鸡、鸭饭、皮蛋瘦肉粥、虾肉肠粉，展现了浓郁的广州景色。这些中国食谱，颇受外国人欢迎，在美国享有盛誉。

“美国人吃得简单，炸鸡腿、炸薯条、炸鱼，加一块面包，一杯咖啡就不错了。”作者在餐馆上把我们习惯的食谱和美国人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之后，又带我们走进唐人街的肉菜市场。这是普通居民的市场，中国人坚持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都到市场买菜，尽可能把两顿饭弄得适适可口，因此市场很热闹，假日更是人流滚滚。菜场里肉菜丰富，有京果海味，上海大闸蟹、广东腊味、牛肉、猪肉、鲜鱼、鸡、鸭、鲍、参、翅、肚，花菇、马蹄粉、米、面、油、糖、酱、醋、茶，还有各种青菜。广州有的，它都有，比广州最丰富的食品店还要丰富。作者算了账，普通家庭每人每月伙食费六七十元即可，不必为生活发愁，领养老金的人也可混过

去。

穿衣比吃饭贵得多。作者引我们进入最热闹的曼哈顿区，在十三、四街较平民化的商店观看衣物，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一双皮鞋上百元，一套西装最平的售价一、二百元，一套时兴的女服要二、三百元。毛衣、内衣，都比香港、广州贵多了，怪不得从大陆或香港去美国的人，连毛巾、袜子也带去。作者说自己曾游览了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那里集世界商品之大成，可售价之高，使人惊异。美国的货物价格，基本上是人民币与美元相等，即大陆售价十元，美国要售十美元。大公司的高档商品是显示身份的，那就更难对比了。在如此繁华阔气的街道中，作者看到一个又一个黑人，在翻动垃圾箱，有翻到一块面包塞进口里，有翻到饮剩的可乐罐，把剩余的饮料一饮而尽。他看作是一“奇景”。愣了一会，叫道：“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一个有成千上万百万富翁的国家，却发生如此令人懊丧的事，实在令人费解。”用不着费解，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作了回答：“美国并不是没有穷人。”

作者注意了纽约华人的衣食之外，也关注了华人的文化。他们的文化虽然不很高，却习惯于每天看报，许多人在茶馆里人手一份当天的报纸，既关心祖国的大事，也喜看社会的新闻。街上的书报亭还摆满杂志，大都来自香港，政治性和消遣性的都有。

还有不少书店，摆满着各种工具书、科技书、文艺书、包括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作品中有茅盾、郭沫若、巴金的小说，也有我省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苏晨的文集。刊物有《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花城》、《作品》。作品中以香港的金铺、梁羽生、亦舒，台湾的琼瑶、白先勇等人的小说最多。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文艺信息，是很可贵的。据说那些小书店和书报亭都很赚钱，因为国内书价低，美国书价高，光是差价就赚大钱。作者把这些书刊称为“沙漠”之花。实际上，作者并没有把纽约称为“文化沙漠”。我没有到过美国，在我想来，把今天的纽约视为“文化沙漠”；恐怕是对文化的理解全面不并。

以上我着重摘录了书中的三个主要内容，也是我平时所关心的生活画面。而书中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生活素描，突出的人物描写，都没有接触到，如《王英一家》、《大西洋赌城一瞥》、《纽约的地铁》、《优美的中国妇女形象》、《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等等，只好让读者去欣赏了。反正此书写得平易近人，娓娓道来，令人生趣。

1988年12月29日广州

目 录

序言	陈残云 (1)
出境	(1)
飞去纽约	(4)
漫步大西洋海岸	(8)
钻法律空子的人	(12)
华埠的华文报纸	(16)
唐人街的茶楼酒馆	(20)
周末工	(24)
姐妹楼	(28)
留学生的寸寸居	(32)
梅老师的晚年生活	(35)
劳先生的肺腑之言	(39)
访华侨日报	(42)
他乡遇故知	(45)
盛会	(50)
小小的一课	(54)
青年画家钟耕略	(58)
酒铺	(62)
老编不老	(65)
雷雨的遗憾	(68)

华策会	(71)
鬼节	(74)
晏家蔡楚夫	(77)
纽约不设公厕	(80)
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83)
非法移民	(86)
纽约的地铁	(90)
纽约州立大学掠影	(94)
市场奇观	(98)
礼节性的晚餐	(103)
厨师	(107)
逛东方书店	(111)
美国的老人生活	(115)
方家三姐弟	(119)
华埠的肉菜市场	(124)
伍少芳搬家	(129)
繁荣的制衣业	(133)
西点军校游	(137)
与台湾画家共叙	(141)
小刘和小余	(145)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48)
参观联合国	(151)
国庆酒会	(155)
四星餐厅	(159)
优美的中国妇女形象	(163)

在高速公路上	(167)
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	(170)
遇旧	(173)
走马波士顿	(177)
美国故都——费城	(180)
六战士与樱花	(183)
游华盛顿	(186)
 不如归去	 (189)
飞抵三藩市	(192)
恬静的城市	(196)
金门桥雄姿	(200)
雷奔的心愿	(203)
海外赤子念旧情	(207)
感恩节	(210)
 乔迁之“喜”	 (214)
大西洋赌城一瞥	(222)
王英一家	(229)
三藩市见老马	(244)
甘为赤子牛	(251)
何娟的烦恼	(261)
纽约的戏剧市场	(267)
喜读《“万金油”杂话美国》	(270)

出境

今天我和老伴离开广州，开始旅美之行。

本来，在半年前，先后接到美国华侨日报、蓝天鹅出版社邀请，去美作文化交流活动。可他们在邀请书上没有写上“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按规定不会被批准。于是，我转而申请旅游探亲，一来免麻烦人家，二来行动更方便。但旅游探亲必须经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证。这是旅游者最难通过的一关：和领事谈话后十有八九不批准，每天到领事馆等待审批的总有百数十人，大家都说要碰运气。其实也不完全碰运气，美领事大体上有个原则，就是看你有没有“移民倾向”。本来，世界任何国家，对旅游者都是欢迎的，手续是简便的，拿出护照，再有个经济担保书，就放行，欢迎你，希望你们在他们国家多花钱。曾几何时，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说我们不人道，不放侨属赴美作家庭团聚。可是，我国自开放以来，已尽量满足侨属移民美国，现在美国反而诸多限制，每年只给相当于台湾省、香港的移民定额。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大陆侨居美国者上百万，比台湾省、香港不知多多少倍，加之过去三十多年极少批出移民，现在开放了，要求赴美团聚者当然会多。要求多，限额少，就得排队，一排就是六七年。有些人等不耐烦了，就想通过旅游渠道早日去美，可美国又在旅游方面严加限制。和我们同时在美领事馆等待批

准旅游者，有的已来过几次，虽带有大量证明材料，但大多因有许多亲属在美国，便以有“移民倾向”为理由被挡驾。即使有相当身份的教授，也只能夫或妻先去一个。

领事和我们谈话算是顺利的，因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未结婚，而我们在广州有儿有女有孙，一大群人，他们相信我们不会留在美国；他知道我是摇笔杆的，这一行在美国吃不开，留在美国也无所作为；还考虑到我们已经六十多岁了，在美国也没有人雇用，于是当即批准。人们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其实我们一点也不侥幸。

按规定，持旅游护照者，要经深圳出境，接受海关检查。听说深圳过关很麻烦。可我们很顺利，检查人员看我们没有带任何禁止出境的东西，几分钟就出了关。

一出我国海关，香港同胞便走他们的通道，而我们持护照的，不论是单程去港、双程探亲，或在香港过境去世界各地的，都指定一条通道走向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大堂接受问话。据说，这问话要等几个钟头，可是问的只几句话，就让你入境，不知是何缘故。有人猜测，可能是对入境者查看他过去有无在香港犯罪记录，或者核对过境者所填的留港住地是否准确。我们进入人民入境事务处大堂。已是下午三时多了，还有百数十人等候问话，据说早上过关有数百人，挤拥不堪。这大堂还清洁，有空调，有坐位让你坐下来。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相当多，设有三十多个谈话的小房间，麦克风会叫你的名字到哪个室问话，效率相当高，态度也不错。我们也幸运，等了三十分钟，就先后叫我和老伴问话。问话人只看了我赴美的飞机票，就祝福我们旅途顺利，放行了。和老伴谈话的是个女士，还客气的拉了家常。我们共交了一百二十

元港币人头税，就放行了。

大儿子带我们上了电气火车。火车来往很密，十多分钟来一列。解放前我在香港时，乘的是烧煤的火车，前年去香港访问是坐直通车，这次坐新型火车，开得快，不到半小时便到九龙。出站后坐的士需要排队，也很有秩序，收费也公平。到了大儿子家里，稍事休息便天黑了。早上从广州开车到深圳，下午过境，足花了一个白天。不过，这算是事事顺利了。

飞去纽约

在香港停留一星期后，今晨飞美，本是九时五十分起飞的，却清晨起来，七时半便到达启德机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比我们早来的人多的是，都因行李多，要办托运手续，又想划个靠窗的、不准吸烟的位置；且飞行十九小时，早点来值得。

我们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世界各国的航空交通体制和我国不同，都以各公司为单位，不是由国家统制的。美国的西北、联合、泛美等算是大公司了。飞往美国的各国飞机繁多，竞争激烈，设有预定机票、来回机票、临时机票。票价是浮动的，旅游旺季有时票价炒高达百分之五十。大航空公司，信誉高，和小公司、小国家的机票也不等同。比如，淡季从香港到纽约来回机票五六百美元即可，旺季则要八九百美元；买南朝鲜、新加坡航机则便宜百分之二三十。我们乘坐的西北航空公司，是大公司，又是旅游旺季，来回票要八百四十美元。这是对大公司的信任，说他们服务好，较安全，多花点钱也值得。

我们刚办好行李托运手续（每人限两大箱，不计重量，不收钱），陪同我们旅美的陈彤仔也来了。他是老伴学校一位教师的儿子，又是我小儿子在纽约的好朋友。他回来探母，儿子托他带给我们机票，并约好时间陪我们去美。这就

方便多了，也放心了，他英文特好，在美国还以为他是“竹升”（土生中国人），不然我们便是傻老——不懂英文，似聋似盲，连取饮料也难。他很精灵，在出关时，他和我们是不同通道的（他有美国永久居留证），他两下子办完手续后，立即走过来照顾我们，直引我们走上飞机。

飞行约四小时，便到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降下，停留一小时再飞——让一些赴日的旅客下机，让在日本赴美的旅客上机。我们没有日本签证，只能在候机室休息。羽田机场是日本最大的国际机场，一片繁荣兴旺，各种肤色旅客来来往往，行色匆匆。我到处溜逛一下，看了小卖部、饮食部。早有人告诉我，到了日本，要买点最平的东西，如铅笔之类，因为日本人对顾客非常好礼貌，弄得你非买东西不可。我不想花钱，有了警惕，不敢走进小商店里，只在外面走走。果然，商店售货员都是漂亮的女郎，态度一流。我再去饮食部走走，觉着东西特别贵，一杯咖啡二百五十日元，当时美日元比值是一比一四五，差不多一杯咖啡要一点七美元。一个快餐盒饭七百日元，差不多五美元。各式酒类更是昂贵了。但吃的，饮的人很多，他们都是旅游者，赚到钱才能去旅游，花钱是不计较的，不象我们用一块钱也计算相当多少港币，相当多少人民币，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赚钱的，当然会计较，并不象美国人那样阔绰。

日本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又起飞了。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要不停的飞行十三小时。香港与日本时差一小时，和纽约时差十三小时。就是说，在东京下午二时半起飞，抵达美国也是当天的下午三时半。飞机一直跟着太阳走，除了有过一二小时天昏暗外，都是阳光灿烂。就是说，我们从香港天

亮起来，九时五十分起飞，经过十九个小时飞行，到纽约后两个小时，都生活在阳光里。这样的时差，许多人不适应，下机后总有一两天昏昏沉沉。我还好，平时很能睡。上机后对着的都是外国人，没得谈的，幸好在香港买来两本研究香港改制的书，很吸引人，埋头阅读，看累了便睡，睡了又看。加之座位舒适，飞行平稳，服务周到，除吃两顿丰美的西餐外，各种饮料不断送来，倒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南北是绝对的，东西是相对的。我们绕着地球飞越太平洋，又横过美洲大陆，便可直达美国东海岸纽约。地球是圆的，如果我们从纽约再往西飞，经欧洲，通过亚洲大陆，又可回到中国。我曾乘飞机到北京、沈阳，或是经昆明去缅甸，也不过三个多小时，这次横渡太平洋，穿过美国大陆——从三藩市到纽约长途飞行，才悟到地球多么大。年幼时，常听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加拿大、苏联、澳洲、美洲则比我们大。这次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从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到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旅游，这是在我国开放改革前不敢梦想的事。今天在太平洋高空飞行中，真象孙悟空腾云驾雾，似梦非梦，一眨眼就到达世界上最发达的超级大国了。这是我生活中的大事，将会使我大开眼界，为我提供丰富多样的素材，我将要把我所认识的事物，真实而忠诚地反映出来，为发展中美友谊添砖加瓦。

机上放映的电影收场了，空姐走来收回各人的耳机，为收拾机上的琐事忙起来。不久，麦克风响了，陈彤仔给我翻译：飞机将下降了。我系上安全带，从窗口往下望，还是一层层云层，不久，便隐约可见森林，河流，随后可看到整齐的山庄、田野。然后，一个石林似的大都会显现在眼下。

啊！我到达旅游的目的地了！我看看还未校正时差的手表，时针指着五时半——要是在广州，这正是甜睡的黄金时刻，而这时的纽约，却是下午四时半，正是夏末的阳光灿烂的时刻。连续二十三小时不见黑夜，多么神奇呵！用十九个小时，就可从东半球到了西半球了，这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不可想象的，也是百多年前，华侨卖猪仔乘坐木帆船，花几个月漂洋过海所梦想不到的。

听人说，入境会被询问许多事情。可也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拿出护照，一句话也不说，只由陈彤仔回答几句就OK！而且，我在广州领事馆只申请三个月，在美国的移民官却在我们的护照上批了六个月。此事至今我还不明白是何缘故。

我们一出海关，就见到小儿子和余英波先生来接机。小儿子说，因他的住处正装修，要过几天才能搬进去，先要暂住余先生家里。余先生是老朋友了，他立即上前表示热烈欢迎。